

## 交纳公粮

罗本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体制下的秋日,总绕不开“交公购粮”这件事。生产队将收割的稻谷晒得透干,便要按数往公社粮站送,那是土地的收成,也是农人的本分。这段记忆,像粒埋在岁月深处的饱满谷种,风一吹,满鼻都是清润的稻香,连时光都跟着软了下来。

我打小就跟着父母亲纳粮,那份清晨的忙碌,刻在骨子里。天还没亮透,窗外就传来父亲扁担“吱呀”的试音声,我被这声音叫醒。揉着惺忪睡眼出门,父亲已挑好两只箩筐,新谷装满满满当当,扁担深深压进他宽厚的肩膀,勒出一道浅痕;母亲挎着军绿色水壶,手里攥着油纸包,里面是裹了咸菜的干粮;我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小步子踩着晨露,鞋尖沾着细碎的草屑,跟着往公社粮站赶。

乡间小路上早已满是同路人,板车碾过石子,“咕噜”混着“吱呀”,是最实在的伴奏;扁担压着重量,“咯吱”声此起彼伏,藏着各家的收成;大人们走在一块儿,聊今年的雨水多足,说那块田的谷穗更饱满,闲话顺着风飘远。这些声音凑在一起,成了独属于秋日清晨的曲子,听着就觉得踏实。

粮站里早排起了长队,队伍从大门一直蜿蜒到晒场边。验粮员是最受关注的人,他随手抓起一把谷粒,摊在掌心翻来覆去看干度,再捏几颗放进嘴里,“咯啾咯啾”嚼着,听脆响辨饱满。父母亲就站在旁边,眼神紧紧跟着他的手,连大气都不敢喘,直到“合格”两个字稳稳落下来,才慌忙掏出帕子,擦去额角沁出的汗。

我最盼的,是粮食过磅的时刻。父亲将箩筐抬到磅秤上,待秤杆平了,再把箩筐倾斜——金黄的谷粒“哗啦啦”倾泻而下,顺着溜槽落入粮仓,扬起的细碎尘土雾裹着晨光,像有人从天上撒了把碎金,晃得人眼晕。更让我惦记的,是纳完粮后,父亲会带我去公社街上转一圈,看商店玻璃柜里摆着的日用物品,听市场里卖“虾堆”的小贩扯着嗓子叫卖,香味飘得老远,我忍不住咽口水。最后,父亲总会在公社食堂,给我买一碗肥肉青菜汤。纸一样薄的肥肉浮在汤面,咬一口,油香瞬间漫满口腔,满身的疲惫都跟着散了,那滋味,是童年里难得的“爽”。

等我读了中学,放假回家,父亲便有意让我跟着纳粮,说是锻炼。我年纪小

没力气,只能挑三十来斤的粮担,跟着乡邻爬山越岭走十多公里。没走一半,就喘得像拉风箱,肩膀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疼得直咧嘴。第二天醒来,腿酸得根本爬不起床,父亲看着我龇牙咧嘴的模样,只好无奈地放我一天假。

有次走在田埂上,脚下一滑没稳住,我整个人摔在泥地里,箩筐翻了,稻谷撒了一地,颗颗都沾了泥。我蹲在原地,看着散落在田埂边的谷粒,慌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怕父亲骂我。可他没骂,只是蹲下来,捡起沾了泥的谷粒,用袖子擦了擦,再放进箩筐里,捡完了,才拍了拍我身上的泥,说“没事,往回挑,慢点儿走”。打那以后,父亲再让我送粮,便不用箩筐,改成了结实的麻袋,他说“这样就算再摔跤,粮食也不会洒了”。那时送粮很累,肩膀的酸痛好几天都消不了,但每当看着新谷过磅,顺利入库,心里却莫名生出几分惬意——我也能给国家作一份贡献了。

后来,农村落实责任制,日子慢慢好起来,父亲纳粮也不用再肩挑,改成了用自行车驮,麻袋绑在车后座,稳稳当当,十多公里的路,省工又省力。再后来,一

个消息传遍了乡村: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不用交了。乡亲们都在大队部的广播底下,反复听着这个消息,有人激动得搓手,有人特意回家,翻出珍藏多年的纳粮收据。指尖轻轻摩挲着泛黄发脆的纸页,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可眼里的感慨,却藏都藏不住。

如今再回故乡,当年热闹的粮站早已改作了商铺,卖起了日用百货;晒场边的风柜,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再也转不起来;父亲当年挑过的那根扁担,也静静靠在老屋的墙角,木头早已泛出深褐色的光泽,成了落满回忆的摆设。

那些年的晨露、晒场的热浪、粮站的队长,还有肩膀上烙出的酸痛,都随着纳粮制度的落幕,渐渐远了。但藏在谷粒里的质朴与担当,土地教给农人的坚韧,却从没消散。就像父母亲常说的,当年交公粮,是帮着国家建设;如今免了粮税,是国家富强了,反过来疼惜农人。

这一条纳粮路,一头连着过去的艰辛与奉献,一头牵着今日的安稳与静好。而那些关于谷粒、扁担、肥肉汤的细碎记忆,终将成为一代人心里,最鲜活、也最珍贵的时代印记。

## 稿费轶事

蔡旭

稿费是对作者付出劳动的一种肯定,也是一种物质性报偿。我作为业余作者,“投稿史”已过了60年,同稿费打交道也就60年了。60年来,我投过多少篇稿,登过多少次报,领过多少次稿费,已经无法细算。不过,有几件与稿费有关的往事,虽经几十年时光的淘洗,依然历历在目。

最难忘的稿费,当然是第一次稿费。那是1965年春,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那年1月31日的上海《文汇报》,登出了我写乡愁的散文诗《春节短歌》(三章)。第一次收到的稿费单写着10元钱。作为靠助学金生活的一位大学贫困生,这可算是一笔“巨款”。我到街上花4元钱买了一双蓝色解放鞋,又到书店用1.10元买了一本《1959—1961散文特写选》,至于余下的钱是怎样花的倒记不得了,而让物质与精神都得到了极大满足的这件“大事”,却怎样也不会忘记。

后来是没有稿费的十年。那时许多报刊都停刊了,更谈不上稿费。到了七十年代初,虽然一些报刊逐渐恢复,但仍然不发稿费。1972年我在《广西日报》发表《矿山人物》(三章),得到的回报是一张报纸。1974年我在《广西文艺》两次发表散文诗,那时发的是“纪念品”,一本小笔记本,蓝色塑料外皮,上面印着《广西文艺》的字样。这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恢复稿费制度,那是70年代后期的事了。

最有趣的一次稿费,是1980年在北京。那年“五一”节,《工人日报》发表了拙作散文诗《幸福的人们》(三章)。(很巧的是《人民日报》这天也发表了我的散文诗《闲不住》。)当时我是广西平桂矿务局工会宣传部干部,作为广西代表团的创作员及幻灯手,正在京参加全国职工曲艺汇演,住在工人体育场宾馆。当天《工人日报》是送到汇演大会的,我因参与大会评论组的活动,于是一天两见报的事很快就传出去了。第二天,《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诗人王恩宇上门找到我,当面祝贺的同时,让我索性就把稿费领了。还说按稿费标准本来是10元的,编辑们按好稿给打了12块。说着,王恩宇老师就摊开他的笔记簿,让我签字当场领取了现金。于是,就这样留下了在编辑笔记簿当领取稿费的佳话。

领取稿费的方法,几十年来也有了不小变化。传统的做法,是报社社通过邮局寄来一张汇款单,我就带着身份证到邮局(后来是邮储银行)签字领款。大概20年前开始,投稿时要附上银行账号,有稿费直接打到存折上,就不用再跑邮局。近年来又发展到通过手机微信发稿费,就更方便了。

来得最快的一次稿费,发生在去年春天,它比见报消息更快。一天下午,我的手机在充电。老婆听到提示音,告诉我,来了一笔稿费,但不知是哪来的。我一看,是我关注的苏北一家晚报副刊的公众号。想起几天前曾第一次给它投过一稿,难道这么快就见报了?我当即上网,只查到上一天的报纸。这家晚报的数字报是隔日才上网的。第二天,我终于见到了报纸的版面,拙稿《穿衣问题》赫然在目,事情得到了证实。

即是说,这家晚报的稿费是与作品一齐“出笼”的。甚至它的稿费是比作品更早被作者知道的。也许发稿费最快的报社,就非它莫属了。发稿费快到这种程度,有谁能及?有谁能不服?

用发稿费作为通知作者的方法,堪称是一种创新,或说一种创举。能做到如此尊重作者,理解作者,关爱作者,也可说是关怀备至了。这件“先见稿费后见报”的新鲜事,可算是数字时代的一件“稿费新闻”。

各家报刊发稿费有快有慢,这没关系,有得发就行了。写作不是为了稿费,我与许多人一样,即使没有稿费也是乐此不疲的。有些“内刊”,申明没有稿费,我与许多业余作者一样,也会积极投稿。

回顾几十年来有关稿费的往事,仿佛看到了社会在曲折前进中的一些侧影。60年来,有关稿费的许多见闻都已“忽略不计”,不过这几件有代表性的轶事,似可作为“保留节目”记在心中,于是我就用这篇短文记了下来。

## 茂名印记

### 高州县第一届马拉松选拔赛

茂名2026年马拉松活力开跑,引起我一次难忘回忆:1958年高州农校学生林举溪夺得广东省马拉松赛冠军,那时高州还先后涌现了邓超、张增寿等马赛名将,所以省命名高州为“马拉松之家”,并于1959年在高州举办了一次马拉松选拔赛。笔者是高州师范四大马运动员之一参加了这次选拔赛,赛后与领导集体照相留念,后排左四是笔者。

文/图 崔尧



## 粤西年味

黄景隆

记忆中,粤西的年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那童年记忆深处的过年的味道,藏在蒸笼里氤氲的乾香中,躲在油锅滋滋作响的煎堆里,飘在红纸墨字的对联香里,更沉浸在年例巡游时喧天的锣鼓与欢笑里。

年前的粤西乡村,家家户户早已忙活起来,做乾是最隆重的序曲。母亲总说,“年无乾不成年”,腊月二十六过后,灶台边便成了女人们的战场。泡好的糯米在石磨下化作细腻的粉浆,滤干后堆成小山,沸水浇下的瞬间,白雾升腾,米香扑面而来。母亲和婶婶们围坐簸箕旁,揉面团力道均匀,谈笑间,一个个光滑的粉团被捏成薄饼,包进咸香的绿豆花生馅或清甜的椰丝木瓜馅。

我最爱看她们用木制乾模按压的瞬间,寿桃形的乾坯印上精致花纹,再用红纸轻轻一点,喜庆的红便在米白的乾身上绽放。蒸乾的蒸笼叠得老高,菠萝叶的清香味混着糯米的软糯,透过木盖的缝隙漫出,整个村庄数百人,特别是小孩子都沉醉在这绵长的香气里。除了寿桃乾,还有裹着生菜叶的生菜乾,浸在鸡汤汤里的煮汤乾,每一种都藏着家人的心意,咬一口,韧软的外皮裹着鲜香的馅料,那是童年最踏实的满足。

炸煎堆的油锅总是在做乾后烧开,金黄的糯米团下锅,瞬间膨胀成圆滚滚的模

样,滋滋的油声里,甜香与油香交织,引得孩子们围在灶台边翘首以盼。母亲会特意炸几个“空心煎堆”,寓意“空心纳福”,刚出锅的煎堆外酥里嫩,咬开一个小口,滚烫的糖汁便涌出来,烫得直呼气,却舍不得松口。

包饺子则是近年添的新习俗,馅料里除了猪肉白菜,还会加些虾米和陈皮,既有海味的鲜,又有陈皮的香。一家人围坐桌边,擀皮、包馅,形状各异的饺子在托盘上排开,笑声随着饺子的褶皱层层叠叠,藏着团圆的期盼。

贴对联是辞旧迎新的仪式。兄长总要选个晴好的午后,将磨好的米糊刷在门框上,我踩着脚垫上红纸对联。“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兄长细心抚平对联,红纸映着他的笑容。门框上的“福”字总要倒贴,寓意“福到”,孩童们则围着看热闹,捡起飘落的红纸碎片,当作过年的玩具。对联的墨香混着米糊的米香,在空气中弥漫,仿佛在宣告着新年的到来,给老屋添了几分喜庆,也添了几分安稳。

正月十五是粤西传统元宵节,也是国家级非遗传统文化。尚未到正月十五,粤西的年例便已拉开序幕,这是独属于粤西的狂欢。各村各镇轮番设宴,搭台唱戏,最热闹的莫过于巡游队伍。清晨的街巷便挤满了人,锣鼓声由远及近,舞狮队率

先登场。醒狮的红绸在阳光下翻飞,狮子摇头摆尾,踩着鼓点跳跃,每一个腾挪都引得人群喝彩。领头的狮子会挨家挨户拜年,临门时高高跃起,吐出红绸,上面写着“恭喜发财”“万事如意”,主人家则燃放鞭炮回应,硝烟味混着狮头的绒布香,成了粤西年例独有的气息。

电城等地的飘色巡游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花车上,打扮成哪吒、关公的孩童凌空“飘起”,全靠隐蔽的枝竹支撑,仿佛施了魔法。他们身着五彩戏服,面容淡定,在花车上游走,脚下的“风火轮”轻轻转动,连白鸽、公鸡等小动物都成了道具,引得孩童们追着花车奔跑。民间艺人的巧思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色彩斑斓的飘色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街角的空地上,化州、高州木偶戏早已开锣。四百年历史的非遗文化木偶,在艺人的丝线牵引下,眨着灵动的眼睛,身着富丽华贵的戏服,演绎着古今故事。锣鼓声、唱腔声交织,木偶的举手投足惟肖,老人们坐在长凳上听得入迷,孩子们则凑到戏台前,好奇地看着幕后艺人灵活的手指。“两竿青竹歌前贤,方丈舞台砺后人”,这方寸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不仅是热闹的点缀,更是粤西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暮色四合,木偶戏的唱腔渐渐淡去,

## 闪光的油城(二)

### ——茂名油城创业过程中的亮点

何炜明

#### 国家有难,挺身而出,敢于担当

20世纪60年代初,茂名建设的脚跟刚站稳,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蛊惑下,社会制度和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国家陷入混乱。当时,许多地方生产停顿,工厂关门,交通瘫痪,车辆停开,经济遭破坏,国家安全也受到威胁。1967年,武斗进入了严重时刻,一些军用装备也因缺乏汽油而面临开不动的危机。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茂油公司值班的领导接到中南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来电,询问茂名炼油厂是否还能正常生产。获得肯定答复后,石油工业部通知茂油公司军管组长和石方工作的一位领导干部赴北京汇报。石油部军管当局听汇报后,下达了公司立即恢复生产的指令。当时,茂名虽然也处于特殊时期,但武斗并不太激烈,比之周边各地相对平稳。经军管当局做思想工作,对立两派都以大局为重,恢复了生产,大批经济和国防用油从茂名源源送出。

特别发生苏联入侵珍宝岛事件后,全国“深挖洞、广积粮”,茂名人还专为黑龙江地区研制了零下40摄氏度的军用煤油。全市有设备能力的工厂也都投入了军工器材研制,搞单晶硅,研制电子元器件。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反击“帝修反”的动员令下,茂名人掀起了学大庆高潮,被原广州军区和省革委会定为学大庆先进单位。称茂名为南方的大庆,引起省内外各方关注,一度出现了到茂名参观学习热潮。当时远在黑龙江的大庆人也在军管主任率领下千里迢迢到茂名“取经”学习。由于茂名人顾大局勇挑重担,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央不断加大了对茂名炼油装置的投资。至70年代末,茂名累计从中央得到了3亿多元,增购设备有22套,一次加工能力达到了480万吨的高位,跃居为全国最大的原油加工炼油基地。原油加工能力扩大,副产品增多,地方化学工业也随之水涨船高,成为广东重要的化学

工业生产基地,出现了众芳摇落独喧妍的大好形势。

#### 中国南方石油勘探开发的指挥中心,石油工业拓展的前进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贫油”的中国石油资源勘探程度较低,具体情况尚不明确,茂名油页岩开发后,南中国仍未查出可开采的油田。当年,从煤炭部长转任广东省省长的陈郁来到茂名,便曾提出茂名页岩油公司应向周边寻找石油资源的要求。随后中央主管部门便一再将南方探寻石油资源的重任压到茂名身上。

1963年2月,石油工业部将海南的4月地震队划归茂名页岩油公司管理。海上地震队划归茂名页岩油公司管理,4月,茂油公司设立了地震处。12月,复将地震处改为海上石油勘探指挥部,自行设计制造了海上钻井平台,派人赴莺歌海打了第一口海上井。

1964年11月,石油工业部又将石油科学院海上研究队划归茂油公司管理,公

司接管后改称为茂油公司海上研究队。

1965年1月,石油部又将江汉石油勘探队划归茂油公司管理。10月,江汉勘探处与湘鄂西勘探处合并,成立茂油公司江汉石油勘探指挥部。

1965年5月,茂油公司成立了地质勘探指挥部,并成立了科研指挥部。

1973年,燃料化工部决定成立南海石油勘探筹备处,指定由茂油公司领导。

1974年,茂油公司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石油地质勘探指挥部。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茂名石油公司一直受到中央主管的委托,肩负着周边海上到内陆山区石油资源勘探开发指挥重任。雷州半岛南部的南三岛、南海南部的莺歌海、南海西部、江汉与湘鄂西等海上和山区的指挥探寻研究,以及开基筹组,茂名人一直都是策划指挥者,是开基骨干力量的输送者。茂名堪称南中国石油开发辐射的光源。

(本文原载《茂名故事》)